君之股肱也書大夫以見其有股肱之力也大夫有股肱之力而不以其罪殺之君之過也君不以罪殺大夫而輔臣不能諫大臣不能救國之罪也故書國以罪其國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書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

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正交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謝湜曰詩曰濯征徐國書曰徐戎並興徐戎類也徐爲宋病故齊魯爲宋伐徐

楊時語録或問陳莊子死赴于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境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于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呂祖謙曰卿非君命不越境如季友如陳莘原仲非也

冬杞伯姬來

謝湜曰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卿故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詩以自見也伯姬非歸寧也其至魯非禮也故直書來女子之性縱之則驕伯姬爲杞國婦而會之于洮失防閑之道矣然則姬違禮驕恣皆莊公兆之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
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程氏學曰莒慶來逆叔姬人臣之禮無外交故大夫
非君命不越境以莒慶國卿而與魯爲婚是外交也
不書逆女而云逆叔姬以别卿爲君逆也不書歸者
以累乎魯也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非禮尤甚
謝湜曰慶不氏未賜族莒慶以國卿婚于魯臣子以

私事交于諸侯也臣子外交而大夫犯分干政之患由此熾矣故公子友葬原仲于陳莒慶逆叔姬不書女以别卿爲君逆也女適大夫不書歸者不與其外交絶之也

胡安國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别也何以書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呂祖謙曰王賜齊侯命使伐衛周所以衰者只緣此齊亦未肯十分著力只是略應命耳又曰取賂而還桓公做事管仲亦有調護不得處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謝湜曰文公與諸侯同盟故荆伐鄭聘稱人進之也伐復稱荆狄之也蠻夷凌犯中國久矣天子不能制

傷誤矣莊公即位二十八年興師者十二會盟者九
若狩禚納幣觀社皆非事而出境者也若丹楹刻桷
築郿皆非法而興工者也費用可謂不節矣出之而
不知計之用之而不知節之故築郿之後麥禾不足
以周一歲之備也
胡安國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惟
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
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

之為恤與孔子問傷人不問馬異矣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絀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侯以明其不争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謝湜曰諸防二邑諸役纔已防役又興書及著其不恤民力也凡土功苟害于民雖時勿興可也左氏以爲書時誤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謝湜曰非事宿兵于境故書次

强凌弱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詞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呂祖謙曰獻捷有二如襄八年邢丘之會鄭獲司馬燮獻捷于晉此謂獻因之謂捷二十五年鄭伐陳子

之深也

謝湜曰不雨亦旱也謂之不雨者遠近徯雨咨嗟之辭也冬民種需雨之時天不為雨遠近咨嗟今乃土功不息而民事不以為念書不雨著莊公無恤民之心也謂之不雨者以明人事感動陰陽而天不為雨也前書三築臺後書不雨則天之不雨出于人事感動陰陽亦可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謝湜曰小穀管仲私邑城小穀齊之事也齊之事而魯人爲管仲城之不書齊譏公以齊國之事爲己國之事也冬不雨可憂而春猶以他國城築爲事公無恤民之心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謝湜曰遇無敵主故春秋因遇以正王爵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謝湜曰牙以公子爲公室患稱公子著其骨肉相殘

也世子未立牙欲廢子立弟季友不以國法肆之市朝而以君命命之飲酖而死親親之道也故書卒

胡安國曰牙有無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弟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呂祖謙曰季友殺牙而不殺慶父何故葢兄弟之間

旣殺一人已是甚不得已安可又殺慶父蓋殺叔牙者但欲孤其黨爾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謝湜曰公薨必書其所謹凶變也遇弑則不地故也莊公宣公成公薨于路寢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不正也隱公閔公不地以明不得其死也桓公薨于齊以明遇禍于齊也昭公薨于乾侯以明客死于晉也路寢一

風而不以為事公曰不如殺之既為君自可殺之何必使他人殺之以見其昏弱之如此以文姜之事觀之見得曲禮内則皆非繁辭

公子慶父如齊

謝湜曰閔公雖立季友出奔魯國權出慶父故慶父結好于齊

胡安國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

書即位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無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内不承國于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

得以安社稷故公為落姑之盟以請復而來歸書曰
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謝湜曰公子將亂魯而季友以命誅之世子之位將
傾而季友以力扶之季友忠于社稷可知也子般遇
禍閔公冲幼逆賊未討而內難未寧方是時得季友
則社稷可安不得季友則社稷可危觀落姑之盟思
得季友以寧魯國則國人倚賴季友之心可見矣故
季友之反國也書曰季子嘉之也書曰來歸美之也

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支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又曰春秋不與公族大夫專政用事而以親賢為急季子來歸不稱公子者言其自有賢德為國人所喜

俾齊侯務寧魯難有全國之功故特書其字以褒之

謝湜曰仲孫齊大夫湫其名仲孫其字也齊侯使仲孫來省難有窺魯之心焉仲孫告齊侯以去慶父親有禮因重固有恤魯之心焉方是時閔公幼弱慶父凶逆使桓公揺足于齊則魯國千乘之封不待兵革相交而束手入齊矣仲孫不乘危以幸功不襲災以生變乃能使齊侯寧魯難而親之其安邦全國之功大矣故仲孫之至魯也書仲孫而不名嘉之也直

强大非有正天下之心也五霸桓公為盛忿不懲而
滅諱慾不窒而窺魯其心源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
其如日之晝如月之夜不可離乎使其無死安知其
不恚驕氣溢而後有失信棄義之事哉惟其執之不
敢中道廢是以得成霸者之名爾此孟子之所謂假
也今有人假人之器以為用方其用也謂之非己用
可乎為己用矣謂之文具而實不從可乎用之未歸
以至于没身孰曰非己有乎五霸假信義而未歸則

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禮文交錯

張載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則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故夏商諸侯夏時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禘于夏周為春夏嘗于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二氣對互而言耳

不于太祖而于莊公其失二也二十二月而吉祭其失三也其功大者其禮備其德盛者其澤遠王者兼天下之奉備萬物之養故親親之仁尊尊之義上達于始祖故禮不王不禘諸侯而行禘禮僭祭之大者也新主入廟則親盡之主入祧新主驟而入廟居處弗安親盡之主驟而出廟子孫之心悽惻故先王因設大禘會羣主相見于廟而叙昭穆以享之享禮既終新主隨親主入廟親盡之主隨毀廟之主入祧如

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葢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葢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于將来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是弑則没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事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

施之于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呂祖謙曰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閔公見弒雖出于不測亦是季友失照管處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謝湜曰閔公之死哀姜與知故哀姜避難出奔書孫諱之也哀姜閔公之母也哀姜雖有與知殺子之罪而無危害社稷之心其罪固大矣而義未絶于魯也故其出奔也春秋存其姜氏而未加絶也文姜哀姜

王法皆在所治也然文姜以妻得罪于君者也哀姜
以母得罪于君者也哀姜之罪與文姜異矣故春秋
立法不同男女人倫之本也男女不正則亂生故文
姜至不以禮而其終襄公之難發于齊哀姜入不以
禮而其終慶父之難發于魯春秋志其亂禮于前而
著其産禍于後所以為天下戒也
胡安國曰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

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于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

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𨙸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呂祖謙曰季友既出魯似無人他何故奔只緣共仲罪大惡極國人不容不得不出觀此亦可見魯秉周禮處

冬齊高子來盟

程頤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卹魯

桓公師諸侯之師再去救邢然不便去救邢却次于聶北而又不速進師者何故蓋桓公是霸主夷狄與中國相為盛衰勝負于此乎分萬一小敗狄人便自此來侵中國此不得不謹所以未敢輕發直待邢潰是突圍而出方敢乘其勢亂而救之

又曰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淩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

迫危亡以至遷于夷儀邢之遷三國緩師之過也與其次而後救不若不次之為善也與其遷而後城不若不遷之為善也力足以討暴折難而遷延後時故聶北之師書救書城以著其善書次書遷以著其惡胡安國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

身未絶于魯而齊人以歸非父母國之義也殺非其殺歸非其歸齊失正也哀姜出奔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為之諱其奔也其見殺也書曰夫人姜氏薨于夷為之諱其殺也其喪至也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葬也書曰葬我小君哀姜觀春秋所書則哀姜于魯可知矣

胡安國曰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何也桓公名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

城楚丘而封焉楚丘不書衛善魯人視楚丘猶已國之事而城之也諸侯救災恤隣義也勞民以供鄰役非義也城楚丘諸侯之事也魯為之城義也故魯城楚丘不書衛善其視衛之患如已國之患也城小穀齊之事也魯為之城非義也故魯城小穀不書齊議其以齊之事為已國之事也衛之出于漕也詩稱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然則城楚丘齊之功諸侯之力也不書諸侯者齊桓以威率諸侯而城之諸侯心力

未齊故也城不書諸侯而齊桓未能悅服諸侯由此見矣城邢邢既危而後安之者也城楚丘衛既亡而後存之者也邢危而後安之衛亡而後存之雖有安存之力已失安存之道矣故齊桓攘戎狄保邦國雖若安邢存衛春秋皆不美其功也前書狄入衛後書城楚丘則春秋不美齊桓其心見矣夷儀邢已遷故城書邢楚丘衛未遷故城不書衛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

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胡安國曰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胡安國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
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
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竒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
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
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
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
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
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程頤曰齊桓本侵蔡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

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夏桓公能奮十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為左衽者迺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然則伐楚之役召陵之盟于春秋之世可謂善矣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于是齊雖強大數侵諸侯國而未若荊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

尹焞曰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謂假仁以行其霸

謝湜曰齊之將伐楚也先以八國之師攻蔡兵始涉境而蔡人潰焉以齊桓威勢之盛也蔡之潰也兵震威行遂以八國伐楚其伐楚也兵不速進而次止于陘桓公伐楚正也假攻蔡以伐楚不正也霸者不純乎王雖義事其心不免乎譎故蔡書侵伐楚書遂罪其師行之不由道也蔡楚與國潰人民奔散之詞

胡安國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

自然無大功業

又曰桓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楚在春秋他國不及其强若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張栻曰王覇之分德與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勢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齊桓責包茅于楚會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會不以兵車之類是也

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
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
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呂祖謙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楚屈完乘而觀之齊
伐楚何故不興師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何故盍齊是
霸主又是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使屈完來觀
盍楚是强國所以屈完之對不肯盡服如責包茅則
服之責昭王之不反則不服至齊一說到衆戰攻城

上屈完便不服遂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對其辭終不服以此見楚有人是時子元為令尹亦楚之賢者其才與管仲略相當此對正如司馬仲達對諸葛亮一般

齊人執陳轅濤塗

謝湜曰執濤塗稱人執不以道貶之也桓公與陳南伐强楚師未還返而執其大夫罪其不恕也諸侯出于陳鄭之間以伐楚其返也陳人欲出東方者以師

為之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責人者重而求己者輕非恕之道也

朱熹曰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頥曰齊命也

謝湜曰杜氏謂受齊命討陳魯為兵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

又曰晉殺太子申生殺太子而告之諸侯如此等是
大事當告之諸侯

杞伯姬來朝其子

謝湜曰子幼而母以其子出朝非禮也父不故而子
行父事以朝非法也伯姬驕恣若此以洮之會啓之
也

夏公孫茲如牟

謝湜曰牟微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

卑之豈特懲當世之變亂蓋將以明天地之大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得而抗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固亦尊矣然非世子之足擬故祇書在諸侯之上其他三人雖微同此皆所以尊王命也

謝湜曰小國服從大國親睦率諸侯以尊王室桓公之職也會王世子而不能朝王會于首止而不能入見于周桓公無尊周之實也王世子天王之貳也諸

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